

亞東救時論議

一函
四冊

為治在言行相符說

今日治中國莫不曰去弊莫不曰圖治莫不曰求外交此無論維新守舊之人皆同斯議論
同斯思想也顧中國之大病不在不能言而在不能行去弊則不果圖治則不真求外交則
不公此所以為中國之大病也 皇上自西幸倉皇下罪己求賢之詔宵旰勤無時或釋
而中外大臣卒之泄沓因循不期振作即去弊一端而言如裁撤書吏是也書吏之弊人有
言曰本朝之天下與晉吏共之斯言也母乃過甚歟然而人言不謬也現在京城裁撤書吏
一層各衙門莫不交口怨謗至痛罵陳雨蒼侍御不止以至有譏諷者有奸巧者皆坐視陳
侍御之在無頭緒而施其把持之手段傳相亦謂書吏不可遽裁以至近日京城各部書吏
照常辦事而其權不稍減也外有於裁汰書吏尤漠不經意但示書吏此後務當勤慎辦公
或冀以清濂自矢不過有此一件公事書吏則視為具文也不惟日久玩生而巧易名目干
冒頂替種種弊竇已不一而足各衙門所在皆有本不足怪獨怪經此改 上諭煌煌而督
撫亦不肯認真整頓挽回流弊可見中國去弊一層之不果裁汰書吏此一端也即圖治一
端而言保薦人才是也國勢凌弱至此內政外交人才難得 皇上開門籲俊搜羅奇英原
思得奇才異能出定艱難大局乃保薦一層各督撫不過提拔道員敝人府員數人知縣數
人無論所保不必皆為人才即汲引無私而不及草莽一士不及豹隱一人小高水深已不
免有遺才之憾無端而某某召見矣無端而某某軍機處存記矣為官場所鑒識為仕途之
捷徑亦若此輩早已儲材而待者殊可歎也其不能與保薦之列者則捐銀一萬兩於是得

軍機處存記矣其有待罪極邊者則捐銀一萬兩於是得以開復原官矣夫以保薦道員而有軍機處存記之榮為其才也乃以一萬兩報効遂不必過問其有才無才吏治如是成何體統罪臣待死而以一萬兩邀免罪還官國家黜陟之典全憑財力為之此其吏治之弊庸子以前反無之嗚呼士之在下以無財不可以為官而不獲與保薦雖經天緯地亦與草木同腐而已而官場指辦一萬金不難國家遂不惜自壞名器可見圖治一層之不真保薦人才其一端也即求外交一端而言辦理教案是也國家鑒於民教相仇之害因而諄諄誥誡以冀免夫弊端在聖天子非屈民而直教亦非左教而右民其大旨要在地方官平時化導愚民以開智慧裁就蠢頑以為善良至拿辦匪徒嚴懲地方官保護教堂教士皆當一秉至公辦理乃近則素來仇教之省亦知立洋務局設教務公所矣顧其命意乃在以保教保官而非以保教保民上司不過視該縣有無教案該縣亦只求免出教案而不惜屈民而不敢與教士爭辯以致教士得以關說督撫謂某官保教宜升某官不保教宜降督撫亦不得不曲徇之及踰數日教士或又易一說某官宜升者今宜降某官宜降者今宜升顛倒黑白華官為所用而又不教不曲徇之近如湖南山西教士雲集官以異常榮施待之其聯絡邦交因應如是而未愜民心未平民氣紳民之側目而視殆有甚焉華官只知保教二字一切情理勢遂不服思及吾恐民有畏教之勢而未必有服教之心將來有無教案仍不可必也可見中國求外交一層之不公辦理教案其一端也嗟乎今日而談治國吾且不論其維新守舊但求言出必行不至有空文而無實義則亦可望矣而況維新之振刷精神奮勉志氣

破除清面考察交涉之萬不可再蹈空虛之轍而謂泄沓因循之去弊不果圖治不真求外交不公尚能救危亡之中國以期其復振也誰其信乎

信以立國說

信者交友之義也蓋人我之間最易起疑因疑生恨因恨成仇小則乖友誼大則捐性命故交友之道必取乎信所以防其弊也國與國相交本有相疑之念蓋於國人之胸中一觸即發故易於相恨易於相仇而立信以泯其疑尤為至要蓋友者一友至百友而已國則數千萬人人各有心必須我國之信可以見信於數千萬人而後能永遠和好苟其數千萬人之中信者居其小半不信者居其大半則雖宛曲求全以冀其信而終不能復信矣夫兩國相爭之際兵戈擾攘難解難分然而一介使臣可以片言罷其爭者信為之也是以春秋以來稱霸之主必先示信齊桓被劫於曹沫晉文示信於原人豈其力不足以勝魯勝原耶蓋以堅與國之信耳今者泰西外交家機械百出而惟言必有信則奉為外交之圭臬中國不然故各國之人輒以中國為無信其與中國交涉處處防中國之欺騙即使卻係實情中國未嘗欺之而核之於情理稍有不合則彼即開然而起妄生疑慮以致中國交涉人員愈覺棘手然愈棘手遂愈工其欺騙之術愈工於欺騙則交涉愈棘手積久而難救於是乎各國駐京聯軍必俟大綱各案一一見諸實事而後撤退不能以僅僅簽約遽信中國為必辦也然中國自經此次巨創之後即宜大變其昔日之所為以取信於各國蓋自此變計各國必信中國為窮困已極真心改變而以後之交涉亦因此易辦矣乃迴鑒一頑為交涉至大之

關係七月十九日起蹕之 詔業已傳徧地球忽以陝汴雨撫之奏遽改於八月二十四日
豈非失信於與國乎夫自七月初一日至七月十九日為期尚半月有餘秋時天氣涼熱難
知山洪暴發其退亦速按知半月之後天氣不高災水勢不退消乎何不遲至七月望日然
後酌量情形再定行止恐各國一按於情理必啟猜疑以為 兩宮有久戀西安之意八月
二十四日啟蹕回京之說亦難信也然而西安政府於改期 上諭既降之後實亦慮及於
此是以初一日復降 上諭一道 懿旨一道 上道係豁免陝西河南直隸蹕路經過地
方本年錢糧 懿旨係因 迴鑾在適賞校民內帑銀十萬以為外人於歷降 諭旨前後
參觀必能深信 兩宮之不能如期 迴鑾實由天氣酷熱道路泥濘非有久戀西安之意
也顧欲人之信我我必先有以信之我不能信人而要人以信我則有欲蓋彌彰之慮各國
之果否能信未可必也今者改期 上諭已發矣若因各國之責言遽收成命為辱國體為
宛曲求全之計而復發此 上諭一道 懿旨一道西安政府之用必亦可謂苦矣全權本
此前後 諭旨以告各使或尚無意外之虞獨是八月二十四日之期若再改又或繞道開
封不速回京則我有屢次失信之譏而彼有因疑生恨因恨成仇之舉矣

不信為國之大害說

中國之不見信於外人由來久矣此次會議時各公使與全權會議首先以 迴鑾與否為
揭經全權多方斡旋而各公使始信 迴鑾之舉及至屢詢 迴鑾何期全權又多方斡旋
先言四月繼又言五月各公使曾謂全權曰貴國政府不足見信外人也故議和成約甚難

迨至七月十九日 回鑾之諭既下西報尚以其期太遠為責又論未必果肯 回鑾中聞紛紛傳說將遷都於蜀矣將遷都於汴矣將永遠駐蹕長安矣且有湖南某陳奏關中王氣甚旺種種傳聞均於 回鑾有礙故華報雖諱之而西報獨暢言無隱此 回鑾波瀾之一也桂春何乃瑩著名頑固上年仇洋兆衅二人皆應列入罪臣之中雖幸而漏網而西人仍以二人應照治罪曉曉不已桂畧罪折回何亦以回京為畏達鹿尚書意中總以秦蜀為險要頗阻 回鑾之議以格於眾論不能專擅然時時以洋兵未退之詞聳聞於 太后又查辦蹕路忽焉水路忽焉陸路忽焉愛惜民力著極力撙節忽焉委員查勘有無危險種種艱難而西人遂揣出 回鑾之期不果西報復推闡之此 回鑾波瀾之二也洋兵將退盡矣草約將簽字矣京地交還者已多勘路大臣佈置已妥 回鑾似難改議乃 聖母有病而湘撫奏保名醫徐本麟奔赴 行在隱隱有 回鑾改期之託辭於是各華報有據京函云改期九月初三日者有據官場傳述有據西使函論而擬改期之日者今日異辭明日異辭此 回鑾波瀾之三也而果有秦撫豫兩撫詢其意而為之者其故可揣而得之一軍機處政務明明政府中人授之以意而秦豫兩撫詢其意而為之者其故可揣而得之一軍機處政務處大臣主 回鑾之議者十之二三而否者其七八彼蓋恐回京後不得專擅其權勢事事為外人轄制且恐西人忽追訴前罪有所不便也一聞豎中蓋無一人以 回鑾為然者彼以為盤據西安某道以納賄而授其道某令以納賄而復原官或簡放或存記或開復幾於無官不賄西安已為閹宦自然之財數豈甘決然捨去故日侍 太后之側而以遲遲 回

鑒為辭取其便也大抵西安之頑固聞見既隘消息亦滯彼只知偷安圖逸免生事端殊不知各國於回鑒一舉驗中國之信實與否頑固者又以為國事已定可以優游殊不知各國草約未發洋兵進退自若現在法之圖京保鐵路又議造廣州灣鐵路及長江礦利又英之注意揚子江又英德合中國股分開濬吳淞江事宜又滿洲之約俄在必行又日本將索馬山浦又改訂通商條約未定而西安無聞無見已視為太平竟徑率將回鑒改期以不信之言授外人以藉口要索之柄不知西人已責我懲辦罪魁應辦者不辦不辦者亂辦於浙索鮑道道違法外屢有指摘矣又京兵雖退尚於天津山海關分屯凡交還之地皆謂中國若不善自辦理仍須收回故圖明團英兵復為佔據蓋彼等以不信責我我往往無辭可答今乃藉回鑒改期至授外人將來重行要索利權之柄為害一也變法者救存中國者也而西安政府以為敷衍外人之計以為哄騙外省督撫之計以為解釋新舊之計故謂俟回鑒而後頒行譬之人中國蓋將亡之國也譬之醫藥新政蓋救存中國將亡者也今性命將亡而醫藥雖靈不肯照服使果有舉行新政之心肯如此遲遲乎又改八月二十四日其無心新政更可想見以遲遲回鑒而誤新政以不能行新政而不能救國其害二也嗚呼西安政府誠不知其何心也在內政無急行新法之意不能救中國之危亡在外交無取信列邦之言不能止強鄰之要索害有大於此者哉而各省督撫一片圖治之熱心為之冷淡全權與各公使以前之成約更愧對無辭矣以回鑒改期之關係若此假使既屆八月二十四日又改期又或推諉秋涼冬寒而復又改期或駐蹕河南之說果驗也則外人將不

責中國以不信而任其所為矣

奉行新政不宜推諉說

中國君權素重為人臣者必須有婉曲求全之術而後成相得益彰之盛譬如在上者頒發政令未必皆善故自來忠蓋之臣其於政令之何者當與何者當革苟有所見必先進言及其善政既頒則更竭力奉行惟恐不及苟或頒發之政令不合於理不宜於今亦必將不合不宜之故婉轉上陳務求收回成命必至幾諫不從乃以延擱為挽回以待朝廷之自悟若夫政令之周敝已久律例之弊竇叢生一旦諭旨下降恍撥雲霧而觀青天雖在上者未必果有實心而平旦之氣深可寶貴在下者更必有贊成功業藉此以啟誘聖心者焉此故君權雖重而苟有忠蓋之臣則中國斷不至一敗塗地也自有患得患失之臣而後遇事以君權為推諉雖極敝之政或有告以當改者則曰吾亦知之其奈朝廷之不肯改也雖極善之政或有告以當行者則曰吾亦知之其奈朝廷之不肯行也惟其時時以君權為推諉故此次變政上諭亦必自欺欺人曰朝廷雖有此諭其實無此心嗚呼彼果以變政上諭為徒耀外人之觀聽乎抑徒博民心之歸向乎然則歷次所奉變政上諭何其切實之至也朝廷知舊政之不能不革新政之不能不行而不知所以革所以行故飭臣下議覆覆奏既未到齊自仍有按照舊章者而棄棄裁吏等上諭則固最足以窺朝廷之實心者豈得以目前朝政之新舊雜出遂以虛行故事諉過於朝廷者哉且乘機利導啟誘聖心乃臣下之責即使朝廷並無實心然既知變政可以耀外觀可以收民心即知舊

政之為外人輕笑為百姓厭苦矣此即平旦之氣也於此而有臣焉乘此平旦之氣痛陳利害則頑者且廉懦者且起而況朝廷果有必變之心哉今中國大臣其於變政奏稿既遲遲而後覆而於已奉 上諭切實舉行之件亦以延擱出之亦安望中國之維新乎自賠款太鉅財政已竭為炊無米力不從心在奉行新政者固有十分為難之處然如彙案裁例等件豈亦必俟財政寬裕而後可行乎例彙繁多今新例未定則刪除舊案自必煞費精心遷延時日猶可說也若夫書吏久為國蠹去之惟恐不速今明明有裁吏之 上諭而不肯奉行何哉近時所聞則又謂李傅相因各衙門事務紛繁案牘極多若將書吏盡行裁撤一時恐難措手故有奏請緩裁之說夫以傅相之忠慮斷不致竟有此奏然而京師各衙門之書吏固至今未撤也六部雖有司員案牘皆在書吏之手情形未熟去之自難若夫外省衙門均有幕府書吏雖獨幕府可以制之或減或裁尤如反手延擱不行其故安在裁吏之 諭為新政首行之件而猶至今未行則亦安望中國之維新哉夫裁吏非細故也中國自以為君權之國而各國皆以中國為吏權之國故吏不能裁則一切新政皆不能行今明有裁吏上諭而臣下不能奉行則亦可以見臣下之不以君權為重矣

論秦皇島為緊要港口

中國政府於拆毀大沽砲臺事頗為婉惜蓋以由海入京大沽為最便也不知嚴寒之時有更便於大沽者如不凍口岸秦皇島是矣今按和約第八款大清國國家應允將大沽砲臺及有礙京師至海通道之各砲臺一律削平現已設法照辦第九款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

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今諸國駐防之處係
廣村郎坊楊祁天洋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則是和約一定而東
南出海之道東北出海之道皆非中國有矣夫各國為保護使館欲由京至海通道無礙則
指一海港足矣既指塘沽一港復指秦皇島一港是各國有兩海港可以出入而中國欲由
京至海無無礙之道無礙之港矣豈果以秦皇島為無足重輕遂附於人沽而歸入各國權
力之內乎嘗見日本報載有日人三山生漫遊記云秦皇島並無層巒絕嶽之奇首高而尾
低前後山勢蜿蜒由東南至西北突起於海岸之前其接壤之土色白而稍赤沿岸築隄以
防波濤之衝突其山脈綿亘處山嶺起伏即榆嶺是也山海關在其後現在各國皆有兵駐
其上迎風招飽者乃英德日三國國旗也各國兵舍隨處散開似無紀律有津榆鐵道分軌
尚未開車運行英國經營此地不自今日始也緣唐山煤礦公司若於無利便海口始擇定
此島創開埠之議請於中國政府得據為商埠英國之力居多英人既首據其地開葉碼頭
俄國頗有攬臂而爭之勢然已不及矣英人經營秦皇島工程與俄人所據大連灣相額頡
惟俄人乃政府之力而英人乃公司之權兩雄並峙處處有相忌相克之心觀英俄對中國
之舉動不亦灼然可見乎人之經營該島實已苦心孤詣不遺餘力將天然之障礙而以人
力改造之為百年長久之計豈無深意查直隸沿海一帶無一良埠無論何地一屆冬令
泛寒冰結開塞不通即該島當嚴寒之際亦畧見堅冰英人之擇此地良非得已修築工程
殊為浩大欲為將來屯泊大艦之計則愈宜廣為開浚如此工程較日本京釜鐵道為尤甚

以是觀英人用力之精銳實不可及我日人能無感奮乎觀日人之所記秦皇島之大有可為固已躍然紙上而中國視之一若不甚愛惜任英人之經營不自今日始豈不深可歎哉然昔者尚猶之通商口岸耳今則不復有為毫自主之權查和約於海口通商駐兵防守並無年限而他人之經營亦自為百年之計中國國家尚望能收回之乎往事已矣京師入海之港口既已盡屬於他人不得不盡力於盧漢鐵路由南力以遇海也三山生見英人用力之精銳記之以發日人之感奮盡力於京金鐵路工程竊願中國亦見之感奮而盡力於盧漢鐵路工程也

論英使不允簽約

競爭之世外交為尚強弱存亡胥於是判故東西各國無不鉤心鬪角約縱連橫以玉帛為戰爭而中國獨異然漠然如門外漢宜其壤地之日削國帑之日竭也雖然泰西各國亦有最善外交最稱強盛而漸趨暮氣今非昔比如英國有此固英國之不率抑亦中國之大不幸也英國現在外交家所最擅長者惟為難中國一端而於俄國舉動一若有所顧忌不敢出死力以與之爭是實使中國責地於俄而英為之居間也此次和局俄使奉其政府之密諭本其素行之詐術以謂人自命此固各使所共知而英使獨不肯稍變其宗旨二十二日倫敦來電又言英國駐華薩公使現已行文中國全權署謂此次所訂草約英國不願簽字此何故耶此非英國獨為難中國耶英人常言英以實心待中國中國賴與之疏俄以奸詐待中國中國頗與之親故詆罵李傅相甚力不知英政府之為難中國即為中俄親密之居

聞人也憶中東一役之前傳相與英人最為友好嗣朝鮮東事興起事中東有齟齬之意傳相屢請英國公使從中調停免開戰衅而歐公使託故辭絕終不肯出力於是咸中東之役此固傳相所不能去懷者及馬關和議既定因遼東之地致傳相不利於朝議傳相又請英廷為之挽回英亦卻之俄人遂得以乘隙而人仗義執言索還遼東既見好於中國復見好於傳相雖今日仍歸俄有而傳相於前情則亦有終不去懷者故自是之後於俄益親於英益疏夫中國不知自振而依人以為重言之亦甚可恥且親俄疏英亦誠為外交之謬然最擅外交如英國其外交政策不宜暮氣若是致為中俄交好之居間人也大綱十二條大旨已定未定者僅第十一條重訂通商章程一層各使以詳議章程必需時日允將現議各條定為草約先行簽字再議通商章程英以商務為重故薩使之不允簽約雖未明言其故要即因通商章程尚未議定也中國近日外交以軍事順從為主簽約後再議章程與議定再簽約本無二致英使獨不願豈非使中國見之以英使為遇事為難而俄國頭人最為見好者哉英使欲多佔商務利益豈無他法必欲攬已成之局阻將簽之約以為得計愈見其暮氣而已英國人士深願中國遠敵親英而不知其政府外交之暮氣即如英國議員哈已斯問外務大臣以俄人滿洲情形外務大臣即茫然無所對即此一端以觀英國外務大臣於外務之毫不留心可以想見苟謂外務大臣斷不至如是則必英國於俄人舉動有所顧忌而倖若不知也英於俄人既有所顧忌而獨與中國為難豈非使中國賣地於俄而英實為之居間哉中國政府無親俄之心則地球各國地醜德齊中國既可自立各國亦無戢禍

假使俄人獨擅中國之厚利則英人不復能執歐洲之牛耳而中國之土地人民亦不可問矣故曰英國之不幸中國之大不幸也

息爭篇

爭惡乎起起於分類惡乎止止於公道類有天生不同之類又有可同可不同之類又有類中強分之類天生不同之類其相爭之心最淡相爭之禍亦最輕可同可不同之類其相爭之心較深其禍亦較烈類中強分之類其相爭之心最深其禍亦最烈故可同可不同之類必以公道同之天生之同類必不以不公道強分之而後爭心可以止大禍可以息也猛獠之世人與禽獸爭人與禽獸天生異類智愚強弱判若天淵故一爭即定然當時之羣身於虎豹鷹鸞之腹者已不知幾何矣人同類也而有黃白紅橙黑之不同則可同可不同以為不同而爭心起矣將來之白骨如山黑血成渠又不知何若也然天之視之實為同類新學日進則公道日明公道為人人所宜知而現時所謂最智最強之人即將為最明公道之人是可同可不同之類或竟以公道同之也所最難息爭者則莫如同類而強分之類蓋既為同類則其所佔之地位同應享之利益同應受之痛苦同苟有不同而爭心起夫地位利益痛苦本不同者爭心雖起猶可自解曰此天為之也若夫本同而忽不同相形見絀其爭心何日止哉故聖人出必以可類者類之萬不可類者亦必以公道止其爭孔墨佛回天主耶穌之教何不以一視同仁為宗旨蓋皆知類分則爭起而禍以烈也若然則民教相爭之故可以明而息爭之道可以知矣中國古稱孔教然若佛若回其流入於中國者未聞有相爭

之事何獨於天主耶穌之教時有相爭之禍則其爭心之起必不在於教也且天主教當前
明之時近海地方亦已盛行不聞教案今中國愈弱而教案愈熾必其地位利益疾苦有至
不同者而後爭心不可以止也各教其教固萬不可同者然而教以外之事不當顯然分之
也耶穌教收師天主教主教本其一視同仁之教旨施無數實惠於不同教之人誠不可沒
然而上年北方之禍則必由強分其類之故北方之民爭心一起放野蠻之行焚劫荼毒不
公道極矣及至聯軍得勝教民反其道以行之間有不安分之教民則所為更甚夫教民遭
劫後家產蕩失衣食無資地方官不即撫卹於是啟尋仇報復之禍尚可謂不公道之公道
也然其利益疾苦兩兩相反則爭心亦已伏矣而況案已議結即宜返其本來若正定府包
主教之諭戒教民可謂公道之至蓋不能同者教而必不可不同者同為中國之民也包主
教所戒六條固能實力奉行統中國教民皆以此為戒則於天主耶穌教之宗旨合而公道
息爭之意得矣至若樊主教之諭曰平民如有欺壓教民情事可據實稟明主教司鐸與地
方官秉公查辦若教民欺壓平民平民具控到官官府行文主教司鐸亦必秉公查辦務使
兩得其平夫樊主教之意甚為公道故曰務使兩得其平然而稟訴具控之處不同即不平
之漸平民控教民須由官府行文主教司鐸則又若交涉之案不以教民為中國之民矣此
後官府本旨能袒教抑民以保其功名富貴故主教牧師能嚴抑教民適躋其平若猶恐官
府之不公而於同類中強分為不同則必欲平而反不平豈非大背乎樊主教公道之本心
哉照此辦法是同為中國之民而應享之利益應受之疾苦皆不同必無息爭之日矣於是

乎懼作息爭篇

闢邪篇

和約成國事定 朝廷下 詔變法日求文明之治思有以開化天下以抗衡歐美猗歟盛哉誠再造中興之券也顧文焉者如變科舉開持科及將來開學堂譯書籍皆文之類也而明焉者則開民智化民俗尤亟宜 大詔天下示斯人以常道而不淆惑於邪說淫行也夫明者不惑之謂也求之古者有古先哲王之常經求之近者有泰西各國之政俗大抵邪說淫行皆亡國之媒而非治國之具蓋以邪說淫行之煽惑最易變人之心術而阻人之進取也請得擷近事而論之如上年直省一帶倡八卦白蓮之教其禍患姑不具論矣乃近則京津一帶拳匪猶有餘燼其間與拳教畧異如前報載某貢士之瘋言及某京員之謬議致令各國公使不得不派兵駐紮保護又如湖南某往 行在上書軍機謂長安有王者氣上驗星象近察地脈可以遷都秦中於是頑固諸人信其理之確鑿而有戀戀不行之意又如浙江某紳倡扶鸞之舉請仙降符訣因說果令年少子弟迷惑不理人事又如某撫臺常與人談云某少時有相者謂五十歲時有封疆之任今果然一時屬員皆信相術此外大臣好佛其眷屬許願修寺院或衙門中星士堪輿往來不絕談風水講地理者尤多此又不可勝紀也嗚呼是皆大惑不明之謂斷之以邪說淫行不為過也夫上行斯下效士大夫且為是怪誕之事又何怪閭閻蚩蚩之氓之信鬼神入邪僻乎其有會社祀神演劇以及僧道拜壇猶得曰例行會劇無礙也乃至不治人事而專聽乩仙之判斷不求學問而專任氣數之靈虛

一指紳倡於前百千子弟隨於後將何以化民成俗乎且夫國有常道聖人有常經惟道與經無間新舊今乃士大夫知守舊而不知道與經之可守愚民厭維新而不知道與經之無所謂新顧乃在上者日以氣數風水神仙之說議論於上在下者日以鬼神符咒圖象之說播弄於下與之談國事求挽回之術修人事立振作之基則不曰是非人事所可為即曰彼強暴者彼終為天所斬滅經此大亂之後其有悔禍自反之心者蓋鮮乎其人不存希冀之念即存憤恨之懷嗟乎大惑不解莫是過矣夫今日若不存報復西人之心是謂無恥而不思諸實事實理以激西人是謂無知故謂文與明相輔而行者也我國家君臣上下朝野士民必盡祛一切惑世誣民之具其守舊者信古先哲王之常經其維新者求泰西各國之政俗改寺院以立學堂驅僧道以還民俗遠鬼神以遵聖教禁邪教以立國憲而後人皆事事國有事事不得曰我朝定鼎三百餘年大數已盡不得曰神兵有奇術可以扶清滅洋宇宙光明妖魔淨盡炳焉煥焉庶幾乎可以不為歐美各國所笑而亦無愧為孔孟之徒矣嗟乎聖人只言人事而天道則不言即耶穌為西方聖人亦不言奇事可見大聖大賢其為道無不同至於後世纖緯術數之說興而正道已亡拜跪禱求之禮盛而真道盡晦識者所為有世道人心之感也作闢邪篇以救之

憂禍篇

觀於西安政府改期 迴鑾之舉竊不知其心思果何若也其果以為北京可棄歟其果以為天下可取歟其果以為和議已成歟其果以為德帥華德西已返歟其果以為洋兵現已

無多不能入山陝賊其果以爲中國復安復治賊其果以爲目前之土地人民功名富貴可
以保全賊凡人最恨之事莫如受愚我設計以愚人人而不受我之愚則其恨也淺人而竟
受我之愚則及其覺也其恨必深即使我本無愚人之意而忽爲有可乘之隙遽食前言則
人亦必以我爲有意愚之也而況中國之外交久爲各國所疑者哉當定期七月十九日啟
驛頒發 上諭之時各國公使即多疑辭並有謂必俟 迴鑾之後然後退兵者經全權再
三磋磨多方證實遂使各使漸漸入港和議草約已有定期簽字之說而聯軍統帥則以無
復他求無復他慮亦即歸國京師地面陸續交還京師聯軍陸續撤退在各國政府亦可謂
深信中國必能如期 回鑾者矣一旦忽有改期啟驛之明文必將深悟和議之不應通融
統帥之不應歸國地面之不應遽還聯軍之不應遽撤自悔愈甚則恨我愈深一恨之後大
局不可知矣夫北京聯軍雖已撤退尚未淨也而其大隊多尚屯天津則北京地面不能謂
業已收還蓋一旦有變仍非中國所有且英人已藉口於撤兵未曾退出東三省及衛塞不
辦故有不能如期退兵之照會假使中國不失信各國可以失信責之令則無可責備矣然
則中國果以北京爲可棄一如東三省撤夫西幸之時實已棄北京如撤展各國仍肯交還
本非始料所及然以爲藩籬已撤可有可無故各國忽又佔據在西要政府視之如折一指
無足重輕並可因此而申遷都之說曾不思 社稷宗廟皆在北京通國臣民皆視爲根本
根本既傷枝葉必枯而況今日大局無異春秋立國建都必須各國公認否則無使聘之往
來更何有和局之可議勢至於兼併分裂不可收拾然則北京果何可棄也新政之必行亦